



韓非子全書

九之十

□ 13
3207
5



口 13
3207
卷 5

韓非子卷第九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儲聚也謂聚其所說皆君之內謀故曰內

主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六微七術一曰眾端叅

觀必端直也欲求眾直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

能四曰一聽責下專聽一理必有失責五曰疑詔

詭使疑危而制之諱詭而不敢隱情六曰挾知而問七曰倒

言反事或倒與言或反其事此七者主之所用也

觀聽不叅則誠不聞不叅謂偏聽聽有門戶則

韓非子

卷九

一

以疑詔之
挾我所知以問

是盡珠之
錯奇者絕
積陰蓋惟
公子有此
奇

昭和八年二月五日
原川ヨシ子氏贈

公說犯僭于侯之子

乙一本作

臣壅塞各聽其所從若門其說在侏儒之夢見竈
 侏儒夢竈言竈有一人揚則後哀公之稱莫衆而
 迷公言謀事無衆故迷孔子對舉國盡黨季故齊
 人見河伯齊王專信一人故被與惠子之言亡其
 半也惠子言君之謀事有半疑有半不疑則雷同朋黨故曰亡其半此上五說皆不疑
 門聽其患在豎牛之餓叔孫叔孫專聽豎牛故身
 而江乞之說荆俗也荆俗不言人惡故嗣公欲治
 不知謂不知治故使有敵恐其所費臣妾擁已故
 敵適足以成其朋是以明主推積鐵之類積鐵為
 黨為擁更甚也

惠下一本有也字

備矢則體不傷積疑為而察一市之患雖一市之
 心盡以備臣則姦不生而察一市之患人言市有
 虎猶未可信況三人乎

參觀一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
 必則禁令不行其說在董子之行石邑董子至石
 趙國治也與子產之教游吉也子產教游吉令
 仲尼說墮霜仲尼對哀公言墮霜不殺而殷法刑
 弃灰將行去樂池將行以樂池不專任而公孫鞅
 重輕罪公孫鞅以謂輕罪尚不能犯是以麗水之

韓非子

卷九

二

金不守竊麗水之金其罪辜磔猶竊而不止而積

澤之火不救魯之積澤火焚而人不救則以不行法故也成驩以太仁

弱齊國成歡以齊王太仁知其必弱齊國十皮以慈惠亡魏王皮

以魏王慈惠知其必亡其身也管仲知之故斷狄人知治國常嚴

不用命者嗣公知之故買胥靡嗣公亦知國當必

一都買而誅之

必罰二

賞譽薄而謾者下不用謾欺也賞譽厚而信者下輕

死其說在文子稱若獸鹿獸鹿唯就薦草猶人臣之歸恩厚也故越

王焚宮室焚其室者欲行賞罰於而吳起倚車轅

賞移轅者欲示李悝斷訟以射欲人之善射故其

也其信而不欺也宋崇門以毀死崇門之人居喪而瘠君勾踐知

之故式怒畫人勾踐知勸賞可以招勇昭侯知之故藏

弊袴厚賞之使人為賁諸也婦人之拾蠶漁者之

握鱸是以效之拾蠶握鱸而不懼利在故也此得利忘難之效也

賞譽三

一聽則愚智不分直聽一理不反覆責下則人臣

不叅下之材能一一責之其說在索鄭魏王以鄭

則人臣不得叅禱

索鄭而合之。不思梁本鄭地。鄭人與吹竽。混商吹亦索梁而合之。此一聽之過也。責下也。故其患在申子之。以趙紹韓沓為嘗試。申令得參禱。其患在申子之。以趙紹韓沓為嘗試。申為請兵。先令趙紹韓沓嘗韓君。故公子汜議割河東。韓王欲河東以構三國。此而應侯謀弛上黨。應非計也。公子汜激君行令。而應侯謀弛上黨。應謀上黨亦非計也。秦王從之。此正二事皆一聽之患也。

一聽四

數見久待而不任。姦則鹿散。謂人數見於君。或復則謂此得主之意。終使人問他。則不鬻私。雖知其不敢為。姦如鹿之散。使人問他。則不鬻私。雖知其所為。陽若不知。更試以他事。或間之他人。不敢鬻其私矣。鬻猶售。是以龐敬還公。

大夫。龐敬使市者不為姦。而戴謹詔視輻車。戴欲知奉筭者。更周主亡玉簪。周主故亡玉簪。以商太宰使視輻車。周主亡玉簪。求神明之譽也。論牛矢。太宰詭論牛矢。以求聽察之名也。

詭使五

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挾已所智而有所問。則深智一物。眾隱皆變。於一物智之能深。則眾隱其說在昭侯之握一爪也。握爪佯亡。以故必審南門而三鄉得。必審南門之牛犯苗而三。周主索曲杖而羣臣懼。私得曲杖。卜皮事庶子。使庶子愛御吏。西

言挾己之智而問則自多其智故不智者反得以用其欺是不若深知一物則智有所精而衆隱皆變為

顧也乃映
下事相合
注非

皆五字句
又略用韻
固自奇

門豹詳遺轄謀遺其轄欲取
清明之稱也

挾智六

倒言反事以嘗所疑則姦情得倒錯其言反為其
事以試其所疑也

故陽山謾膠堅偽謾膠堅
知君疑也淖齒為秦使詐為秦使
知君惡已

齊人欲為亂伴逐所愛令
君知而不疑子之以白馬謬言白馬
以驗左右

誠子產離訟者分離訟者便
得兩訟之情嗣公過關市知過者
之輸金

便得聽
察之稱

倒言七右經

一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見

公者曰臣之夢賤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為見

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為見寡人

而夢見竈對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

物不能蔽
日之光也人君兼燭一國人一人不能擁也

擁君
之明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燭焉則後

人無從見矣一人燭則蔽竈之光故
後人不見之燭然也今或者一人

有燭君者乎此譏彌子瑕專
擁蔽君之明乎則臣雖夢見竈不亦

可乎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舉事不與
衆謀者必

迷今寡人舉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
 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人
知之一人不知則得再三詳議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
 今羣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為
 一舉國既化為一則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
安得論其是非也亂也境內之人亦與季孫一曰晏嬰子聘魯哀公
為一故問之無益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舉事不與三人今寡人與
 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
 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為眾

比前段更勁快

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
 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眾所言者一人也安得
 三哉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試與之遇
 乎臣請使王遇之為壇場大水之上而與王立之
 焉有間大魚動因曰此河伯直信一人言故有斯弊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荆而惠施欲以齊
 荆偃兵以齊荆為援則秦韓不二人爭之羣臣左
敢加兵故兵可偃也右皆為張子言而以攻齊荆為利而莫為惠子言

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為不可攻齊荆事已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攻齊荆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為然惠子因說不可不察也。夫齊荆之事也誠利一國盡以為利是何智者之眾也。攻齊荆之事誠不利一國盡以為利何愚者之眾也。凡謀者疑也。有疑然疑也者誠疑以為可者半以後謀為不可者半。若誠有疑則不可今一國盡以為可。是王亡半也。無致疑之人劫主者固亡其半者也。無人致疑
則大盜得恣其謀田成趙高成其篡殺者無人疑故也

叔孫相魯賢而主斷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壬豎牛妬而欲殺之因與壬游於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吾已為爾請之矣使爾佩之壬因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壬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豎牛曰壬固已數見於君矣君賜之玉環壬已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壬壬兄曰丙豎牛又妬而欲殺之叔孫為丙鑄鐘鐘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

之叔孫豎牛不為請，又欺之曰：「吾已為爾請之矣。」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鐘，怒而逐之。」丙出走齊，居一年，豎牛為謝叔孫，叔孫使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之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因不食而餓殺。」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為人僂，此不察之患也。

江乞為魏王使荆，謂荆王曰：「臣入王之境內，聞王之國俗曰：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有之。」然則若白公之亂，得無危乎？不言人惡則白公得成其姦謀故危也誠得如此，臣免死罪矣。有惡不言何罪之有衛嗣君重如耳，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壅已也。乃賢薄疑以敵之，如耳尊魏姬以耦世姬，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欲無壅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貴，賤不得與貴議也下必坐，下得罪必坐於與上議也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而後敢相議，今兩受勢重既鈞正可相與議則是

下必坐上
一作下偏

益樹壅塞之臣也兩受其謀為壅更甚此嗣君不得術嗣君之壅乃

始

夫矢來有鄉鄉方也有則積鐵以備一鄉謂聚鐵於身以

備一處即甲之不全者也矢來無鄉則為鐵室以盡備之謂甲之全

者自首至足無不有鐵故曰鐵室備之則體不傷故彼以盡備之

不傷此以盡敵之無姦也言君亦當盡敵於臣皆所以防疑則姦絕也

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

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

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

始一本作

有疑有疑

下治字一作法字

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

②董闕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牆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治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為不治之

刑一作形
音一作行

子產相鄭病將歿謂游吉曰我歿後子必用鄭必
以嚴莅人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人多溺子
必嚴子之刑無令溺子之懦故子產歿游吉不肯
嚴刑鄭少年相率為盜處於藿澤將遂以為鄭禍
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僅能尅之游吉喟然
歎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於此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實霜
不殺菽何為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
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于

之而況於人君乎

人君失道人臣凌之者宜

殷之法刑弃灰於街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

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於街必掩人

灰塵播揚善掩人

也掩人人必怒怒則鬪鬪必王族相殘也

因鬪相殘傷

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罰者人之
所惡也而無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
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一曰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
斷其手子貢曰弃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
太毅也毅酷也曰無弃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

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為易，故行之。
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能者，以為將行。將主行道之人，以為行位。中道而亂，樂池曰：吾以公為有智，而使公為將行，今中道而亂，何也？客因辭而去，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人，而利足以勸人，故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言在客之少也。夫從少正長，從賤治賢，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亂也。嘗試使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為卿相，彼不善者，我能以斬其首，何故而不治？

能一作得

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今重罪輕罪，避故一曰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無重罪也。是謂以刑去刑也。以輕刑去重刑。荆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於市，甚眾，壅離其水也。又設防禁，遮水也。而人竊金不止，夫罪莫重辜，磔於市，猶不止者。

離通設籠柵

韓非子

卷九

七

不必得也。言犯罪者不必一一皆得而有免。故今脫者則人幸其免脫而輕犯重罪。故今有於此曰：予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不為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為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為也。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火勢南靡，故曰倚也。恐燒國，冢公懼，自將眾趣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冢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當

於人請徒行賞。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未下遍而火已救矣。

成驩謂齊王曰：王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仁，太不忍人，非善名邪？對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也。夫人臣必仁而後可與謀，不忍人而後可近也。夫人臣必仁而後可與謀，不忍人而後可近也。不仁則不可與謀，忍人則不可近也。王曰：然則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人？對曰：王太仁於薛公，而太不忍於諸田。太仁薛公，則大臣無重。太仁則縱之驕奢不

修德義衆必輕之故威不得重也。太不忍諸田則父兄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犯法則政亂於內兵弱於外政亂於外此亡國之本也。
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聞亦何如焉對曰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安至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與也不忍則不誅有過好予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亡不亦可乎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爲蔽材木盡則無以爲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爲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爲之也

衛嗣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因爲襄王之后治病魏襄王之后也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左氏都邑名也羣臣左右諫

曰夫以一都買胥靡可乎王曰非子之所知也夫治無小而亂無大若不治小者則大亂起也法不立而誅不必當誅而不誅故曰不必也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徒獻胥靡不取都金

③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夫賞罰之為

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猶獸

鹿也唯薦草而就獸鹿就薦草人臣歸厚賞故賞罰之利器不可示於人也

越王問於大夫文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

一無文字

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救火者死比死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北降之罪人塗其体被濡衣而走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

吳起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不去則甚害田者言小亭能為田者害政當去之去之則不

足以徵甲兵亭小故也於是乃倚一車轆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

韓非子

卷九

七

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今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大夫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李悝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的所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善戰射也。

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上以為慈愛於親，舉以為官師。明年，人之所以毀死者歲十餘人，子之服親喪者為愛之也，而尚可以賞勸也。況君上之於民乎？君而無賞則功不立

越王慮伐吳也，慮謀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龍，乃為之式。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為其有氣故也。明年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由此觀之，譽之足以殺人矣。譽於勇則人以頭獻一曰：越王勾踐見怒龍而式之，御者曰：何為式？王曰：龍有氣如此，可無為式乎？士人

或車橫木有所敬則俯而焉之

聞之曰。鼃有氣。王猶為式。況於人有勇者乎。是歲
人有自剄死以其頭獻者。剄割也故越王將復吳而
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火雖殺人
赴之必得賞故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
赴之不懼也也。臨戰而使人絕頭刳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
又況據法而進賢。其助甚此矣。進賢可以得賞。又無水火之難。則人
豈不為哉。其所以不進賢者。但不賞故也。
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
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

主之愛一嘖一笑。必憂其不善。勸其能善。不妄為也。嘖有為嘖而
笑。有為笑。今夫袴。豈特嘖笑哉。嘖笑尚不妄為。况弊袴豈可以無功
而與袴之與嘖笑。遠矣。吾必待有功者。故收藏之。
未有予也。

鱸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而
婦人拾蠶。漁者握鱸。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為
孟賁。鱸蠶有利。故人握拾。皆有孟賁之勇。

四魏王謂鄭王曰。始鄭梁一國也。已而別。今願復
得鄭而合之。梁鄭君患之。召羣臣而與之謀。所以

凡五座通
書應對辭
會之善

韓非子

卷九

七

對魏鄭公子謂鄭君曰此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為故魏而可合也則弊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廩給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一曰韓昭侯曰吹竽者衆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一一而聽之

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欲疑已外市也為外請兵取其貨利故曰市不則

恐惡於趙乃令趙紹韓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

之詩不之貌必有變動可得而知故曰動貌內則知昭侯之意外則有

得趙之功既為之請若許其恩固以成之許終以為之請矣亦不敢許其恩固趙之功也

三國兵至韓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何如講謂有急且與之後寧將復取事疑存終反復若講論故曰講

對曰夫割河東大費也免國於患大功也此父兄

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汜而問焉王召公子汜而告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今割河東而講三

國歸王必曰三國固且去矣吾特以三城送之三國

自去又與之城是徒以不講三國也入韓則國必
三城為送此悔之辭
大舉矣王必大悔王曰不獻三城也若不講之三
舉王必悔曰不臣故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
獻三城之故也
為我悔也寧亡三城而無悔危乃悔寡人斷講矣

言講事
斷定

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藍田陽夏斷河內困梁
鄭所以未王者趙未服也施上黨在一而已廢上
一郡以臨東陽則邯鄲口中虱也以守上黨之兵
而巳臨東陽則邯鄲
危如口王拱而朝天下後者以兵中之也中傷然上

黨之安樂其處甚劇臣恐弛之而不聽奈何今止

安樂而其處又煩劇王曰必弛易之矣謂移易其

陽吾漸
定矣

五龐敬縣令也遣市者行而召公大夫而還之大公

夫亦遣立有間無以詔之卒遣行不命卒遣去俱

市者以為令與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無姦夫

雖告以不命復亦
不信故不敢為姦

戴驩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輜車至李

史門者謹為我伺之使人報曰不見輜車見有奉

九四事皆
用伺察以
得入之情

笥而與李史語者。有間李史受笥。

遺何輜車故實奉笥本令何奉

笥彼當易其辭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

求而得之，家人之屋間。周主曰：吾知吏之不事事

也。不事於臣求簪，三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

日而得之，於是吏皆聳懼以爲君神明也。

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於市？

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門之

外，甚衆牛車，僅可以行耳。太宰因誡使者：無敢告

聳一作悚字通

凡五事同

人吾所問於女，因召市吏而誚之曰：市門之外，何多牛屎？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也。

六韓昭侯握瓜，而佯亡一瓜，求之甚急，左右因割

其瓜而效之。昭侯以察左右之臣，不誠。割瓜不誠

韓昭侯使騎於縣，使者報昭侯，問曰：何見也？對曰：

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也？南門之外有黃犢

食苗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洩吾所問於女，乃

下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國有令，而吏不

以爲事，牛馬甚多入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不得

將重其罪。於是三鄉舉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為明察，皆悚懼其所，而不敢為非。

周主下令索曲杖，吏求之數日不能得。周主私使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乃謂吏曰：吾知吏不事事也。曲杖甚易也，而吏不能得。我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豈可謂忠哉？吏乃皆悚懼其所，以君為神明。

卜皮為縣令，其御史污穢而有愛妾，卜皮乃使少

庶子佯愛之。

佯愛，御吏。

以知御史陰情。

西門豹為鄴令，佯亡其車轄，令吏求之不能得，使

人求之而得之，家人屋間。

⑦陽山君相衛，聞王之疑已也，乃偽謗膠豎以知

之。

膠豎，王之所愛，今偽謗之，必憤而言王之疑已也。

淖齒聞齊王之惡已也，乃矯為秦使以知之。

王既不疑

秦使必以情告

齊人有欲為亂者，恐王知之，因詐逐所愛者，令走

王知之。

王知逐所愛者，則不疑其為亂也。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偽報有白馬者是不誠信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得通辭。倒其言以告而知之。謂得此言以告彼。彼言以告此。則知訟者之情實衛嗣公使人為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因事關市以金與關吏。乃舍之。嗣公為關吏曰。某時有客過而所與汝金。而汝因遣之。關吏乃大恐。而以嗣公為明察。

右傳

韓非子卷第九終

韓非子

卷九

五

人浴失也

權借一

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是以姦臣者召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眩主，苟成其私利，不顧國患。其說在衛人之妻夫禱祝也。故戴歇議子弟而三桓攻昭公，公叔內齊軍而翟黃召韓兵，太宰嚭說大夫種，大成牛教申不害，司馬喜告趙王，呂倉規秦楚，宋石遺衛君書，白圭教暴讓。

利異二

一律重述
去若短陷
鍊然却正
是以常為
變

非語工階
是漢書劇
任贊白
出

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是以門人捐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司馬喜殺爰騫而季辛誅，鄭袖言惡臭而新人剗，費無忌教郟死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故燒芻廩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也。

似類三

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有所害，必反察之。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察其反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黍種賈而廩吏覆，是以

韓非子

卷十

文

昭奚恤執馭茅而僖侯譙其次文公髮繞多而穰
侯請立帝

有反四

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是以晉驪
姬殺太子申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衛州吁殺其君
完公子根取東周王子職甚有寵而商臣果作亂
嚴遂韓廙爭而哀侯果遇賊田常闕止戴驩皇喜
敵而宋君簡公殺其說在狐突之稱二好與鄭昭
之對未生也

三太子雖既立以母亦能核危
則與嗣子未生同

參疑五

察淫靡成就之

敵之所務在淫察而就靡人主不察則敵廢置矣
故文王資費仲而秦王患楚使黎且去仲尼而于
象沮甘茂是以子胥宣言而子常用內美人而虞
號亡佯遺書而葛弘死用雞猥而鄒傑盡

外臣以計除去國賢人

廢置六

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資其
輕者輔其弱者此謂廟攻參伍既用於內觀聽又
行於外則敵偽得其說在秦侏儒之告惠文君也

故襄疵言襲鄴而嗣公賜令蓆

廟攻七右經

一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難正言。故託之於魚。

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壅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鬻之以為德。君先見所罰則臣鬻之以為威。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靖郭君相齊。故與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尉則

九五事皆言務臣勢重而危國

與人作故人

及有僮長魚矯二人也

左右重久語懷尉。小資也。猶以成富。況於吏勢乎。晉厲公之時。六卿賈胥僮長魚矯諫曰。大臣賈重敵主爭事。外市樹黨。下亂國法。上以劫主。而國不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胥僮長魚矯又諫曰。夫同罪之人。偏誅而不盡。是懷然而借之間也。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予不忍盡也。長魚矯對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公不聽。居三月。諸卿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

州侯相荆。賈而主斷。荆王疑之。因問左右。左右對

韓非子 卷一
曰無有。如出一口也。燕人無惑。故浴。狗矢。燕人其妻有私通於士。其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問左右。左右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因浴之。以狗矢。一曰。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至。士在內中。妻患之。其室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為之奈何。曰。取五姓之矢。尿一云浴之。季曰。諾。乃浴以矢。一

似醜似護

絕有情態

九十一事

皆言人臣

挾外交以

自衛

曰浴以蘭湯

二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

荆王欲宦諸公子於四隣。戴歇曰。不可。宦公子於四鄰。四鄰必重之。曰。子出者重。重則必為所重之。國黨則是教子於外市也。不便。

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力。劫昭公。遂奪其國。而擅其制。魯三桓偪昭公。攻季孫氏。而孟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救之乎。叔孫氏之御者曰。我家臣也。安

知公家。凡有季孫與無季孫於我孰利。皆曰無季孫必無叔孫。然則救之。於是撞西北隅而入。孟孫見叔孫之旗入。亦救之。三桓爲一。昭公不勝。逐之。死於乾侯。

公叔相韓而有功。齊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使齊韓約而攻衛。公叔因內齊軍於鄭。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約。

翟璜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乃召韓兵。令之攻魏。因請爲魏王構之以自重也。

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可。昔天以越與吳。吳不受。今天反。夫差亦天禍也。以吳予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太宰嚭遺大夫種書曰。狡兔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大夫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曰。殺之。越與吳同命。

大成牛從趙謂申不害於韓曰。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我有兩趙。

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於趙。嘗以中山之謀。

衛一本作

微告趙王。呂倉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荆微諷秦。荆令之攻魏。因請行和。以自重也。

宋石衛將也。衛君荆將也。兩國構難。二子皆將。宋石遺衛君書曰。二軍相當。兩旗相望。唯毋一戰。戰必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善者相避也。

白圭相魏。暴譴相韓。白圭謂暴譴曰。子以韓輔我於魏。我以魏待子於韓。臣長用魏。子長用韓。

③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

郎門。門者別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曰。叱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別跪走退。及夷射去。別跪因捐水郎門。雷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別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

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濟陽君因僞令人矯王命而謀攻已。王使人問濟陽君曰。誰與恨。對曰。無敢與恨。雖然。嘗與二人不善。不足以至於此。王問

得子

卷十

七

植

此以下近
本俱脫失
今從宋板
校定

左右。左右曰。固然。王因誅二人者。
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因微令人
殺爰騫。中山之君以為季辛也。因誅之。
荆王所愛妾有鄭袖者。荆王新得美女。鄭袖因教
之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為近王。必掩口。美女入
見近王。因掩口。王問其故。鄭袖曰。此固言惡王之
臭。及王與鄭袖美女三人坐。袖因先誠御者曰。王
適有言。必亟聽從。王言。美女前近王甚。數掩口。王
勃然怒曰。劓之。御因揄刀而劓美人。一曰。魏王遺

荆王美人。荆王甚悅之。夫人鄭袖。知王悅愛之也。
亦悅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擇其所欲為之。王曰。
夫人知我愛新人也。其悅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
所以養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
已為妬也。因謂新人曰。王甚悅愛子。然惡子之鼻。
子見王。常掩鼻。則王長幸子矣。於是新人從之。每
見王。常掩鼻。王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
也。對曰。不已知也。王強問之。對曰。頃嘗言惡聞王
臭。王怒曰。劓之。夫人先誠御者曰。王適有言。必可

從命。御者因揄刀而劓美人。

費無極。荆令尹之近者也。郟宛新事令尹。令尹甚愛之。無極因謂令尹曰。君愛宛甚。何不一爲酒其家。令尹曰善。因令之爲具於郟宛之家。無極教宛曰。令尹甚傲而好兵。子必謹敬。先亟陳兵堂下及門庭。宛因爲之。令尹往而大驚曰。此何也。無極曰。君殆去之。事未可知也。令尹大怒。舉兵而誅郟宛。遂殺之。

犀首與張壽。犀首需新入不善犀首。因使人微

殺張壽。魏王以爲犀首也。乃誅之。

中山有賤公子。馬甚瘦。車甚弊。左右有私不善者。乃爲之請。王曰。公子甚貧。馬甚瘦。王何不益之馬食。王不許。左右因微令夜燒芻廐。王以爲賤公子也。乃誅之。

魏有老儒不善濟陽君。客有與老儒私怨者。因攻老儒殺之。以德於濟陽君。曰。臣爲其不善君也。故爲君殺之。濟陽君因不察而賞之。一曰。濟陽君有少庶子者。不見知。欲入愛於君者。齊使老儒掘藥。

於馬梨之山。濟陽少庶子欲以爲功。入見於君曰。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名掘藥也。實間君之國。君殺之。是將以濟陽君抵罪於齊矣。臣請刺之。君曰可。於是明日得之城陰而刺之。濟陽君還益親之。

④陳需。魏王之臣也。善於荆王。而令荆攻魏。荆攻魏。陳需因請爲魏王行解之。因以荆勢相魏。韓昭侯之時。黍種常賚甚。昭侯令人覆廩。吏果竊黍種而糶之甚多。

昭奚恤之用荆也。有燒倉廩竄者。而不知其人。昭奚恤令吏執販茅者而問之。果燒也。

昭僖侯之時。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召宰人之次而誚之曰。若何爲置生肝寡人羹中。宰人頓首服。歿罪曰。竊欲去尚宰人也。曰僖侯浴湯中有礫。僖侯曰。尚浴免。則有當代者乎。左右對曰。有。僖侯曰。召而來。譙之曰。何爲置礫湯中。對曰。尚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礫湯中。

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譙

之曰。女欲寡人之哽耶。奚爲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拜請曰。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于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木而貫鬻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炭火盡赤紅而炙熟。而髮不燒。臣之罪三也。堂下得無微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而譙之。果然。乃誅之。一曰。晉平公觴客。少庶子進炙。而髮繞之。平公趣殺炮人。毋有反令。炮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自知乎。平公曰。何謂也。對曰。臣刀之利。風靡骨斷而髮不

斷。是臣之一死也。桑炭炙之。肉紅白而髮不焦。是臣之二死也。炙熟。又重睫而視之。髮繞炙而目不見。是臣之三死也。意者堂下其有翳憎臣者乎。殺臣不亦蚤乎。

穰侯相秦而齊強。穰侯欲立秦爲帝。而齊不聽。因請立齊爲東帝。而不能成也。

五。晉獻公之時。驪姬賢擬於后妻。而欲以其子奚齊代太子申生。因患申生於君而殺之。遂立奚齊爲太子。

鄭君已立太子矣。而有所愛美女。欲以其子為後。夫人恐。因用毒藥賊君殺之。

衛州吁重於衛。擬於君。羣臣百姓盡畏其勢重。州吁果殺其君而奪之政。

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寵於君。君死。遂以東周叛。分為兩國。

楚成王以商臣為太子。既而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亂。遂攻殺成王。一曰。楚成王商臣為太子。既欲置公子職。商臣聞之。未察也。乃為其傅潘崇曰。奈

魯作謂

何察之也。潘崇曰。饗江芊而勿敬也。太子聽之。江芊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廢女而立職也。商臣曰。信矣。潘崇曰。能事之乎。曰。不能。能為之諸侯乎。曰。不能。能舉大事乎。曰。能。於是乃起宿營之甲而攻成王。成王請食熊膳而死。不許。遂自殺之。

韓廆相韓哀侯。嚴遂重於君。二人甚相害也。嚴遂乃令人刺韓廆於朝。韓廆走君而抱之。遂刺韓廆而兼哀侯亡。

田恒相齊。闕止重於簡公。二人相憎而欲相賊也。

田恒因行私惠以取其國。遂殺簡公而奪之政。
戴驪爲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
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

狐突曰。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

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君曰。太子已置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然而君之好色不已。所愛有子。君必愛之。愛之則必欲以爲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

六文王資費仲而遊於紂之旁。令之諫紂而亂其

間諫
一本作

心

荆王使人之秦。秦王甚禮之。王曰。敵國有賢者。國之憂也。今荆王之使者甚賢。寡人患之。羣臣諫曰。以王之賢聖。與國之資厚。願荆王之賢人。王何不深知之。而陰有之。荆以爲外用也。則必誅之。

仲尼爲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黎且謂景公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迎之。以重祿高位。遷哀公女樂。以驕榮其意。哀公新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

韓非子

卷十

七

女樂六遺。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樂以離其意。哀公樂之。果怠於政。楚王謂于象曰。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乎。于象對曰。不可也。王曰。何也。曰。甘茂少而事史舉。先生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事君。小不事家。以苛刻聞天下。茂事之順焉。惠王之明。張儀之辨也。茂事之。取十官而免於罪。是茂賢也。王曰。相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于象曰。前時王使邵滑之越。五年而能亡越。所以然者。越亂而楚治也。日者

知用之越。今亡之秦。不亦太亟亡乎。王曰。然則爲之奈何。于象對曰。不如相共立。王曰。共立可相。何也。對曰。共立少見愛幸。長爲饗卿。被王衣。合社若。握玉環以聽於朝。且利以亂秦矣。共立一云公子赫吳攻荆。子胥使人宣言於荆曰。子期用。將擊之。子常用。將去之。荆人聞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吳人擊之。遂勝之。

晉獻公伐虞虢。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六。以榮其意。而亂其政。

為書曰長弘謂叔向一本作為長私書以謂叔向曰

叔向之讒長弘也為書曰長弘謂叔向曰子為我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因佯遺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行周以長弘為賣周也乃誅長弘而殺之鄭桓公將欲襲鄆先問鄆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與姓名擇鄆之良田賂之為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為設壇場郭門之外而埋之釁之以雞豕若盟狀鄆君以為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鄆遂取之

⑦秦侏儒善於荆王而陰有善荆王左右而內重於惠文君荆適有謀侏儒常先聞之以告惠文君鄴令襄疵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鄴襄疵常輒聞而先言之魏王備之趙乃輒還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縣令有發虜而席弊甚嗣公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虜而席弊甚賜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為神也

右傳

韓非子卷第十 終

